# 侠情

在江南，这正是草长莺飞的季节。 清明时节雨纷纷；而现在，蒙蒙细雨正在这一片竹林中发生了沙沙□食的声音。这种黄梅天气，对情人是有无限吸引力的，在竹林深处的一个茅屋中，一对青年男女正在对饮。 男的二十上下，虎目剑眉，一脸对任何事都不在乎的神色。女的十七八，也许是几分酒意，桃颊嫣红，美眸流盼，真是万种风流。 「小倩，奶奶刚才说什么来？」石奇说话时口角有点歪斜，一看就知道生性憨直，少不更事。 「算了！告诉你也没用。」柳小倩生起气来更是惹人生伶，美态横生。 「我我知道奶要我向。」 小倩以食指按在唇上，发出嘘嘘声，后探头门外望了一阵，小雨还在小着，四周静极了。 「你就是这么楞头楞脑的」她用指头在他的额上戳了一下，他趁机抓住她的手一带，而她往他的怀中一靠，抓向他的腋下钻心穴。 别看石奇醉眼惺松，却本能地扭身滑步，反而指向她的气根穴。本以为她会闪避，没想到他一把抓住了颤巍巍的肉球，她竟没有闪避。 她一抬玉臂，把石奇的颈子搂住，使力往下一扳，樱唇凑了上去，霸王硬上弓的接了一个热吻。 春天百物回苏，是欲念最容易冲动的时候，尤其已是十八九岁的成熟年龄，平时各居一家，今天是刚好，双双携手出游，心中痒的难忍。他们经过了一阵拥抱热吻之后，心情动摇，如山洪暴发，谁也不能再克制这有生以来的欲焰。两人由拥抱热吻，而采起实际的动作，互相宽解衣服、贴身的抚摸。 乳头是女人最敏感的部门，已成熟的少女，那经得起异性抚摸，小倩春情大动，浑身血脉加速流动，子宫内充满了热血，奇痒难忍，恍似千万蚂蚁在里面爬动。 「啊唷！我受不了啦。」她粉面通红，呼吸急喘，竟然叫了出来。 石奇听她出声浪叫，心中乱跳，更是加紧动作，刺激得她整个身躯酥麻了，那里面奇痒的厉害，她突然把双腿夹住，子宫不自觉的一阵收缩，竟然流出水来。 「我快死了啦，你快点吧！啊唷啊唷」 小倩被石奇摸急了，情不自禁的把石奇的裤子拉了下去，抓住那已经挺起的利剑，往自己的里面塞去。 石奇见她自己的裙子都还未脱下，不禁噗嗤一笑说：「别性急啊！奶的裙子都未脱怎么插进去？」 小倩发了慌，竟然忘记自己没脱裙子，听石奇这么一说，不禁粉脸一红，一手握着那支剑，一手解自己的裙裤。 「在这等光天化日之下，不大妥当吧！」 「我等不及了，你做做好事吧！终有一天我们要发生肉体关系。」她迫不及待的说。 「即是这样的迫切需要，我只好从命，但站着怎么做呢？而且我还没有这种经验。」 小倩就有那么性急，她纤手握住剑尖，就是不放，她莲足把落在地下的裙子挑起，说：「这等事用不着人教，你躺下去吧！」 石奇依言躺在她挑开摊在地上的裙子上，放眼向她的胯下一望，但见她那神秘之处，有一丛细毛，花瓣中间一条长长的缝隙，花瓣上还黏着一层液体，好像花朵上的露水。 他小的时候，虽然见过女孩子蹲着撒尿，但没有这样的看得清楚，这样的动人心弦。不但睁着眼晴一瞬不瞬的望着那小小的桃源，而且不断地咽口水。 小倩见石奇躺下之后，那又大又长的宝剑，高高的翘起，蹦蹦的跳动，芳心一阵奇痒，两腿一跨，猛然蹬在石奇的大腿上，扶着他的宝剑，就往她的剑鞘里塞去，同时身体微微的向前动一下，情不自禁哼出了声。 「啊唷！好痛啊！啊唷」 石奇是一个心地善良的青年，而且和小倩恩爱情深，听小倩喊痛，顿起伶爱之心，说道：「即然很痛，就不要玩罢。」他同情的答说。 小倩骚痒太甚，那肯就此停止，捧住那剑不肯松手，柔声说：「听说第一次有一些痛的，痛过就好了，而后其味无穷，尤其这时我内外奇痒难敖，如何是好，我忍着痛，再试试看罢。」 「奶的那么的小，又是第一次，我的宝剑这么粗，又这样长，就是奶忍着痛，勉强插进去，奶能受得了吗？不会受伤罢？」 「你不要说傻话了，你挺吧，我里面痒的难受啊！」 「奶里面这么的痒？」 「别问啦，你快点向里面挺一下。」她说着，臀部又自动的向前冲击一下。 只见大枪头又进去一半，她眉头一皱，两眼水汪汪的，嘴吧咬得紧紧的，好像很痛似的，不敢叫出声来。 石奇见她这等痛苦，心中好生过意不去，如是说：「既是这等痛苦，又何必要弄呢？」 「啊唷不不啊是里面啊」 「奶别骗我啦，奶看奶的脸上已冒汗珠了。」 小倩虽然是练就一身武功，身体非常结实，但在这长枪急扎之下，仍是奇痒难熬。但是她个性很强，在这春情荡漾之时，岂肯因痛而罢休呢？何况她里面骚痒得如千万蚂蚁在爬行，痒的难过，比痛苦还难熬，她那肯听师兄的善意劝告，扭动臀部，又向前猛冲一下。不禁又唷唷的两声娇唤。 但见枪头，整个的塞进去了，约有四五寸深，这时花膜已被冲破，血液顺着石奇的剑柄流了下来。 石奇一见，吃了一惊，失声叫说：「咦！奶里面弄破了，出血啦！」 这时，小倩又痛又痒，真是食之又痛，弃之可惜。她正紧闭眼睛，忍受痛苦，想体会这苦中之乐，听到石奇惊叫，微微张开眼睛，说：「不要大惊小怪，处女膜破了出血，是必然的现象，不要紧的，痛，岂能阻止我两的爱，不要怕，痛死在这蛇头棍之下，做鬼也风流！」 石奇这个聪明而又傻的小子，对男女之事，一点也不明白，他不知道小倩是什么意思，愿忍受这般的流血痛苦，于是问说：「奶这是何苦，奶这般的痛苦，我真不忍心，难道苦中还有快乐吗？」 「这是上帝的旨意，今日虽吃此苦，他日必有意外之乐，大家因小痛而不肯干，人类的生命，那还能延续下去，等一下你就会知道。」说着，臀部一扭，本想逢迎阴茎入户，那知道这一扭竟然痛的唷！唷！的连声叫起来，再也不敢采取主动了。 石奇见此情形，知道苦乐兼而有之，欲战而怕痛，欲罢则骚痒难熬，枪头顶在花蕾上，只觉热热的，夹的微微生痛。这滋味也有双重的感觉，于是微微一笑，说：「奶感觉痛苦，还是觉得舒适！」 「里面骚痒，外面胀痛，但骚痒甚过胀痛。」 「我的插进去，能止奶的痒吗？」 「会的。」 「好！我就挺进去吧。」于是抱起小倩臀部，使劲一紧，竟然插进去大半截。 只听小倩娇声叫说：「哎唷哎唷痛死痛死我了」 但见她头上的汗珠唇豆大般的冒了出来，搂着自己的纤手，微微颤抖。 石奇猛然吃了一惊，赶忙把她的娇躯向前推，把宝剑抽了出来，低头一望，但见自己宝剑沾满了血迹，尖声叫说：「戳破皮啦，奶流血了。」 小倩低垂粉脸，含羞似地答说：「第一次破瓜，是要出血的，别害怕。」说着，纤指捏住石奇的宝剑，又塞到自己的剑鞘内去。 石奇见她流了血，仍然还要把自己的枪头塞进去，大概她里面痒的实在难熬，于是吸了一口气，振起精神，索性插她一个痛快。猛然将她的臀部重新搂住，往自己面前一紧，自己的臀部一扭。只闻吱吱轻响，那根粗大的宝剑，连根插了进去。 小倩处女膜已破，这次连根插入，倒没有先前那般的如刀割的刺痛，这时只觉胀痛中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快乐滋味。她坐在石奇大腿上，没有采取主动，静静体会插入的个中滋味。 「小倩妹妹奶还感觉痛吗？」 「微微有些胀，你动一动试试看吧。」 石奇臀部微微一扭，只听阴户内传出来很动听，很有节奏的吱吱声。但见她一双秀眉紧闭，口里哼出来轻微微的，似是哎唷的痛声，又晃似快乐的哼声。石奇听得悦耳极了，宝剑和剑鞘的磨擦，不觉加快起来，自己也感觉无比的舒适。 好一会，竟然听到小倩，「哎唷！哎唷！」叫个不停，臀部不停地迎着石奇晃动起来。 石奇突然停止扭动，问说：「奶痛吗？我还是把它拨了出来吧。」 「傻瓜！她晃动的身子，随者说话声，加速的晃动。」 石奇是聪明的人，已知师妹苦尽甘来，于是毫无顾虑的，猛烈抽动。 唷唷美啊妙啊唷唷我的好哥哥真行唷想不到上苍赐以人生这等的快乐。「 石奇抽动了一会，只觉枪头在剑鞘内磨擦的妙趣横生，美感极了，这支武器经穴里的滋润，似觉粗大了一些，把子宫塞得满满的。一晃一动，都有一种美妙的声音传出来。 小倩这时己经到了最快乐最销魂的时候，只见她不停地晃动娇躯，哼声不绝。 「唷嗯美呀唷好啊快快」 他两玩得起劲，兴高彩烈，狂风暴雨，忘记了世上的一切。她不住的叫：「唷啊唷把我搂紧一些啊嗯好啊」 「奶快乐了吗？」两臂一使劲，把她的臀部紧紧抱住，自己的臀部一磨动，宝剑在剑鞘内，不停地旋转，就似钻螺丝钉一般。 「好啊！好美妙啊！抵紧一点旋转吧，唷好舒服啊。」 石奇磨擦得舒适极了，骤觉一阵麻痒，打了一个寒颤，一股浆液竟然射了出来。那小倩的花心上，只觉一阵热流烫了一下，美不可言。她也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寒颤，阴水也流了出来，这时，他两的身体都感觉精疲力歇。 小倩的头伏在石奇肩上，一动也不动，两人气吁连，而心脏跳动急速。石奇和小倩初尝云雨之欢，都感觉到非常的快乐，这一番足足耗了两个时辰，高潮过了之后，仍然互相拥抱一阵，才先后站起，相视一阵，彼此的脸都泛起一阵红润。 屋内屋外都是春意盎然。 他们常在这儿练功和幽会，事后她只是羞答答地说：「我所以要你这么做，是希望将来能双双浪迹江湖，做一对逍遥自在的人间仙侣。」 石奇说：「我知道，这是一个馊主意，可是奶是我的老婆，我没有办法不答应奶」 这是一个萧萧雨夜，竹林内小径中有位中年文士踽踽独行，他每天都要到附近村镇上为人看病，而且大多是义诊。 他就是百草堂主人高进，也是石奇的授业思师。当他走到竹林深处时，尽管除了沙沙雨声之外万籁俱寂，尽管除了竹影婆娑外无人迹。 高进却听到一种不平凡的声音，那是似乐非苦，似甜非甜的声音，好酸软！ 嗯是交媾发出来的快感声，是一个女人性的奔放。接着，便是一阵几几呱呱肉搏交战之声。一个女人乐得死去活来，浪叫连连。 「冤家对头哎呀我的小亲亲太好了太痛快了」 「啊啊舒服死了嗯嗯我情愿死在你的手里。」 「吱吱」 「吱吱」 娇声连连的：「啊啊我的小亲亲插死了哎呀饶了我吧」 一阵阵剧烈的扭动声，一阵阵吸吮声，真是昏天黑地的大战。 高进皱紧着眉头，他晓得这不是普通人在雨中交合，乃是一种门派人物在此练功，这种武功名叫魔女玄功，若是练成将是武林中的一场浩劫。 他提高了警觉，仍然不快不慢地往前走着，就在他来到小弯路而竹篁浓密之处，果然一阵微风凌空而降。 高进己有准备，横移三步，陡见现身之人，头戴金色煞神面罩，如狂飚惊涛般攻过来。高进居心仁厚，不知这人偷袭企图，所以只守不攻，手下留情，但是此人动作快逾豹、猛似疯虎，而且力大无穷，每出一招，必听淫浪之声，每攻必是要害。 高进见对方来意不善，他和声说：「尊驾有此身手，行为却不光明，请问与在下有何过节？」 「哎唷」对方听见淫声，攻势更加凌厉。 那淫浪之声却由竹林深处传来，多么动人心弦。 「即然如此，一切后果，悉由尊驾自负」 他的九天罡一经施展，罡气四溢，四周粗逾碗口的巨竹，一片卡喳声中，两丈内全部齐腰斩断飞出。被罡气排出去的雨水，把两丈外的竹叶击落，向外飞旋，形成漫天落幕，有如隐天蔽日的蝗虫。 怪人在罡劲中，有如狂涛中的小鱼，身法已不灵活，当高进施展到四十九式时，对方一声惨叫，身子被震到竹林深处去了。 高进以寒塘鹤渡高绝轻功凌空而至，怪人仍想保住他的头罩，却慢了一步，头罩应声而落。 高进藉着林中的微光一看，不由惊呼着揪住了这个施袭的人石奇，那林中陡窜起一条黑影，向外落荒而去。 高进先是惊，继而怒，最后感到悲绝万分。 「你你这畜性！是什么人教你这种恶毒武功！」 石奇一言不发，只感觉师父这一套九天罡印在他的肩上及背上，好像五脏都离了位，被烈火焚烧似的。他比师父还痛苦，但他不想说。 高进自然知道自己的深浅，又见徒儿鼻淌血，内伤不轻，先救人要紧，立即扶起石奇。高进亲自为石奇治伤，轻过一周天后，石奇的伤势已大有起色。 高进这才问他说：「石奇，为师知道你不是邪恶之徒，你这样做，必然有人在背后怂恿！」 「」石奇不出声。 「无知的畜性！你知道什么？本门的九天罡，几乎是天下无敌，阴谋者想以阴破坏阳罡，若是阴阳合并，即不可轻视」 「不会的，这件事绝对没有阴谋。」 「那么又是谁叫的怪声音？」 石奇又不出声了，因为柳小倩叮咛过他，不要泄密。 「谁？快说！」 「」 并非不为石奇师父着想，而是以为这件事没有什么大不了，只不过他自己多学了一种武功而已。 「你不说我也知道，可能是柳家的丫头柳小倩，但真正出主意的，却不是她自己，对不对？」 「师父，我们很好，这不是别人操纵的吧？」 「幼雅！」高进一脸杀机，提掌蓄力。 「师父！我死在您的掌下绝不会抱怨，只是有两件憾事，一是您的养教之恩未报，二是小倩的知心之情未还，死而不能暝目！」 「不要再提柳家的丫头了！」 「师父，我不信还有什么最重要的一点没说出来。」 高进一字一字地说：「试问，你那夜使用邪门武功是那里学来的？」 「这」石奇说：「那是柳小倩教我的搜魂手！」 「教了多久了？」 「大约三个月。」 「我告诉你，你那夜所用的是一种邪门武功。」 「柳小倩怎会练邪门的武功？」 「这」高进觉得这绝不是一件单纯的事件，而是一件大阴谋。 高进长叹一声说：「江湖路险，人心诡谲，最近风闻武林中出现了一个邪帮」 「那帮是什么路数？」 「哼！此帮很神秘，不是正经路数，风闻此帮要向几个名派下手。」 「柳小倩的为人徒儿素知」 「待你伤愈之后，设法让我见见柳小倩，以便了解此事的真象。」 「这件事我可以办到！」 「你如果能找到柳小倩，那恐怕是异数了。」 石奇大惊，说：「师父是说她不见我了？」 事后，石奇前往寻找柳小倩，据说她已经出走了，至于去了何处，则成了一团哑谜，看来事情真的复杂了。 为了防范未然，高进命石奇前往拜访补手玉生宋之和，请求宋之和指点别走奚径的阳罡武功。 [ 此帖被zhjn0610在2014-01-28 22:52重新编辑 ]